

小徐樹
鳳錚

安福黨魁

歷心



編

徐樹錚歷史目錄

- 安福徐樹錚之歷史總論
安福徐樹錚之留學日本
安福徐樹錚之佐助段氏
安福徐樹錚之討袁陰謀
安福徐樹錚之兼領次長
安福徐樹錚之大借外債
安福徐樹錚之聯絡倪督
安福徐樹錚之組織私黨
安福徐樹錚之破壞和議
安福徐樹錚之聯絡曹陸
- 安福徐樹錚之出身歷略
安福徐樹錚之受知段氏
安福徐樹錚之反對洪憲
安福徐樹錚之任祕書長
安福徐樹錚之暗召禍亂
安福徐樹錚之造成內訌
安福徐樹錚之游說鬚帥
安福徐樹錚之便宜東海
安福徐樹錚之耀武塞外
安福徐樹錚之衝突曹吳

安福徐樹錚之大戰京畿

安福徐樹錚之一敗塗地

安福徐樹錚之使館藏身

安福徐樹錚之戀愛香妃

安福徐樹錚之逢迎段氏

安福徐樹錚之文詞優美

安福徐樹錚之師事畏廬

安福徐樹錚之優待文人

安福徐樹錚之擅長技擊

安福徐樹錚之擅長書畫

安福徐樹錚之性情蹇傲

安福徐樹錚之舉止奢侈

安福徐樹錚之好賢下士

安福徐樹錚之縱酒談兵

安福徐樹錚之精於圍棋

安福徐樹錚之酷好撲克

安福徐樹錚之侍姬逸事

安福徐樹錚之家庭逸事

安福徐樹錚之賓客逸事

安福徐樹錚之歷史結論

徐樹錚歷史

又名安福禍國記

長安觀弈散人編

安福徐樹錚歷史之總論

野史氏曰徐樹錚何人哉。徐樹錚者。民國五六年以來。迄於今日。政界中一極有關係之人也。異哉。論其職。不過一國務院祕書耳。論其才。不過一陰謀專家耳。論其人望。不過一後進之少年耳。然而一舉一動。輒已牽動大局。洪憲之失敗。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其最重要之關係。則徐樹錚也。督軍團之搗亂。則徐樹錚也。張勳之復辟。則徐樹錚有以激之使成也。段氏之克張勳。則又徐樹錚也。南北之不和。則徐樹錚也。皖直之相鬩。則徐樹錚也。借債賣國。而至於不可挽救者。又徐樹錚也。當其赫赫之時。孰不曰徐爲今之人傑哉。徐爲今之怪物哉。而孰知一敗塗地。竟至於不可收拾。此何故哉。此何故哉。曰徐樹錚之所以爲徐樹錚者。全憑一段干木爲傀儡耳。故種種牽涉大局

之舉動。徐爲之也。而實段爲之也。段爲之。其計又出自徐也。嗚呼。使徐不遇段。則亦不能成赫赫之名。然徐不遇段。則亦不有今日之敗也。段不遇徐。則民國少却幾許事。段不遇徐。則段亦少却幾許罪惡也。嗚呼。是徐之幸歟。抑不幸歟。是段之不幸歟。抑中華民國之不幸歟。吾草徐樹錚之歷史。吾不禁爲之擲而三歎也。嗚呼。

安福徐樹錚之出身歷略

徐樹錚。字又錚。江蘇徐州銅山縣人也。父名某。儒而賈者也。家教甚嚴。顧樹錚桀驁不羣。父輒朴責之不少惜。未幾。老父見背。家益落。母於撫育之餘。兼教之讀。家屢空。宴如也。樹錚年幼。雖處困境。然意氣自豪。嘗謂母曰。兒他日長大。必有以光門楣奉阿母也。其母訓之曰。兒毋作大言。吾儕小人。只須衣食無缺。生逢太平之世。於願足矣。富貴非所望也。樹錚曰。兒不作將相。天下

那得太平。母搖首曰。兒勿復言矣。母言時。其色甚悲。若預知富貴卽爲禍根也者。然樹則傲岸如故。是時樹已十餘齡。日輒逐羣兒游戲。母督之讀。雖天資極聰敏。然不肯用功。少讀輒止。已而母考其所受課。則大抵答復不誤。母亦心其爲非常兒。不可以常法拘也。故亦順其天性。不加束縛。惟時時於無意中。戒其勿爲越軌之事耳。樹錚與羣兒戲。其惟一之戲法。卽聚羣兒爲甲乙兩兵隊。互相攻擊而已。則任指揮之職。徐氏好弄兵。在兒時已然。可謂出乎天性矣。

安福徐樹錚之留學日本

徐樹錚十六而後。折節讀書。博通經史子集。尤好兵書。顧以訓童餬口。鬱鬱不自聊。時清廷科舉未廢。徐氏亦嘗應試。以文字不入。有司法程被黜。徐乃大憤。卽棄舉子業。不爲居鄉里。逐惡少游。飲酒博奕。無所不好。其母憂之。舉

以戒樹錚。樹錚曰。大丈夫不得於時。用以自消其塊壘耳。母心不悅。顧亦無如之何。未幾樹錚私背母氏。貨其所有田產。得千餘金。挾往日本留學。既行。始以書告母。謂兒非卒業不歸。家中衣食。只管變產供給。待兒歸來。不難再置也。母亦無如之何。聽之而已。樹錚既渡日。入士官學校。亦置工課於不問。但與日妓徵逐而已。三年。畢業之期既屆。樹錚考試。竟得優等卒業。同學莫不怪之。及閱其試卷。則洋洋灑灑。文爲各生之冠。同學始服。徐語人曰。吾之得優等。亦非偶然。乃一星期苦功換得來也。或曰。他人三年之功。徐以一星期了之。亦可見其天資過人矣。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舉。信哉。

安福徐樹錚之受知段氏

徐樹錚既自東洋畢業歸。曾在本籍爲學校教師數月。一日上課。擲其粉條於地。歎曰。大丈夫遂老死於此中耶。事爲學生所聞。大譁。校長知之。乃告徐

曰。公之志。鴻鵠之志也。豈久寄籬下者哉。此非君久居之地也。君欲他往。如吾力所能爲謀者。當盡力以助也。徐曰。苦未得機會耳。校長者。段合肥之遠親也。此時因謂徐曰。君欲得機會。其如往投合肥乎。天下惟英雄能知英雄。惟英雄能遇英雄。亦爲英雄能爲英雄用也。徐曰。善。然而不識合肥。將奈何。校長曰。吾當爲書介紹之。徐謝校長。卽持書謁合肥。時合肥提督江北方。以禮賢下士自命。凡有來謁者。無不延見。徐持書往。合肥尤倒屣相迎。徐固善談論。是時縱談之餘。更獻治兵策一萬言。合肥覽之。大驚曰。此文武全才。吾所不及也。遂延致幕中。待以殊禮。而徐樹錚亦迎母奉養。不復作馮煖之歎。稍償其少時之大願矣。

安福徐樹錚之佐助段氏

徐旣入段幕。事事揣段心理。段氏大信任之。軍戎大事無不有徐參與其間。

繼則取決於徐焉。辛亥之役。段在漢口。遣密使告項城。謂天下人心已去。不可復收。爲公劃策。取而已有者上也。說彼遜位。以天下讓者次也。歸民軍者下也。如爲彼死戰。斯自取滅亡而已。項城聞之。心大喜。顧不欲人知。斬其使者以滅口。此消息傳至漢口。段氏大恐。樹錚曰。項城用公之言矣。彼殺使者。殺之以滅口也。不然。彼必拘留使者。作汝謀叛之證。何殺之哉。段聞言大服。果未幾。而清廷讓位之詔下。是項城用合肥之計。合肥則用樹錚之計也。樹錚之佐助段氏。大率如此。比及南北統一。共和告成。項城思合肥之功。任爲陸軍總長。而合肥念樹錚之功。欲重任之。而苦其資格不足。人言嘖嘖。忌之者紛起。樹錚幾欲憤而自殺。幸合肥慰之曰。稍遲一二年。君即可出頭矣。何急急爲。樹錚引鏡自照。慨然歎曰。吾髮不將盡白耶。合肥聞之。笑而不語。畢竟其度量深沈矣。

安福徐樹錚反對洪憲

徐樹錚者。狡黠之尤。善觀風轉舵者也。當辛亥民軍與清廷相持之際。既獻策於項城。使項城乘機攫得民國大總統之位。彼豈爲項城謀哉。爲一己之功名計也。及成事而名不顯。大憤。然處於此時亦無如之何。只得靜待機會。未幾而六君子發起籌安會。未幾而各省上表勸進。未幾而輿論反對。風起潮湧。時局一日屢變。徐樹錚於此以冷靜之頭腦。旁觀之眼光。察各方面之情形。而知項城之必不能成功。故力諫合肥。切勿附和勸進之輩。只徘徊觀望。以待事機之變化可也。合肥用其言。故對於洪憲。始終未曾勸進。徐樹錚又暗中運動蔡松坡等高揭義旗。鳴鼓討袁。或謂蔡氏之勇於起義者。先得段氏之同意。此言雖未可盡信。然有徐樹錚居中奔走。藉端生事。則或言亦非無因也。西南旣起義兵。徐卽日夜爲段劃策。日促曹錕張敬堯起兵。並嗾

使陝西陳樹藩獨立。而卒成倒袁之功。而徐之處心積慮。亦已苦矣。或曰徐何不自起兵討袁。記者曰。被蓋欲立於不敗之地。倘討袁不成。彼仍可投項城耳。狡哉小徐也。

安福徐樹錚之討袁陰謀

徐樹錚者。大陰謀家也。而其討袁之舉。尤爲詭祕異常。一方面勸段觀望。一面又聯絡民軍起義。一面又日奔走於袁氏之門。以窺察袁之內容。而表面上則又爲袁項城用。項城頗信任之。間問以合肥意見如何。徐曰。合肥之爲人。好虛名。而又畏蕙過甚。彼贊成帝制久矣。只以大局未定。彼不肯冒然勸進。或有不測。則彼大而身家小。而名譽不得保耳。故彼不發一言。非反對也。默許也。項城曰。彼獨不能爲我助乎。徐曰。公何欲彼助。此何等事。多一人助。卽多一人分功。今公大事已成。彼助亦如此。不助亦如此。何必在此時多一

無益之人。在他日多一分功之人耶。項城捋鬚大笑曰。汝言是也。乃厚待之。一切軍機祕事。徐無不乘間探得矣。項城墮其術中而不知也。哀哉。孰謂項城智。乃亦不及小徐耶。

安福徐樹錚任祕書長

項城既倒。共和復活。段氏登場。重組內閣。當時耳目。煥然一新。實則段黨之罪惡。卽伏根於此時矣。是時黃陂雖曰總統。實在傀儡。一切大政。操於段氏一人之手。而又間接操於徐氏一人之手也。段爲總理。首以國務院祕書長付諸徐氏。而徐猶不滿意。私語段曰。吾豈如此了局乎。段氏慰之曰。以功言。吾不如汝也。以才言。吾不如汝也。蓋清廷讓位。項城敗亡。無非君一人之計劃耳。但以資格言。以名望言。汝不如吾也。卽一旦以總統付汝。汝固勝任愉快。乃他人不服。何是不特無益於君。直有害於君也。君少待毋燥。自有騰達。

之日耳。徐曰。人壽幾何。段以手自捫其鬢曰。吾鬢斑矣。而僅如是。徐乃無言。然其鬱鬱不平之氣。恆自見於言表。院中祕書某君。名士也。當徐未達時。早已欽其文名。入院長祕書而後。對於某。尤垂青眼。且往往以客禮待之。某亦居之不疑。而徐不怪也。一日。某以公文示徐。徐讀之。大爲欽佩。忽而歎曰。以足下之才。吾直欲避位讓賢也。某氏長揖而後言曰。以我公之才。合肥亦當以位讓賢也。合肥豈不知。乃人言之可畏耳。爲之奈何。公之愛我。亦如合肥之愛公也。愛莫能助。惟有長歎而已。徐聞其言。大喜。問曰。君俸幾何。某氏曰。若干數。徐曰。足瞻事蓄乎。某氏曰。舉債耳。徐曰。我知之矣。明日。卽命輦數千金贈之。論者謂爲小徐之舉動。實自發其牢騷而已。然哉然哉。

安福徐樹錚之兼領次張

樹錚爲國務院祕書長。鬱鬱不自得。合肥亦深爲惜之。適陸軍次長席缺。各

方面之奔走運動者頗不乏人。黃陂亦無成見。惟合肥之意旨是依。合肥乃以樹錚荐。黃陂曰。此人吾固久佩其才。奈資格稍淺。何。然足下既以爲言。吾亦無異議。合肥退而召樹錚語之。故樹錚曰。老黎疑我資格淺。奈何。合肥曰。否否。今日資格淺。明日資格深矣。徐乃恍然大悟。欣欣受命。而怨之者日作蜚語。謂徐某以少年新進。不應一躍而爲次長。樹錚聞之笑曰。漢高帝明太祖。不嘗以布衣一躍而爲天子乎。卽孫中山之以布衣一躍而爲總統。乃公等所親見者也。吾之躍乃爲不善耳。或曰。如其善也。當奈何。徐曰。爲總長。爲總揆也。或曰。然則置合肥於何地。徐曰。不聞有元首乎。或退而語人曰。徐樹錚必欲擁合肥爲元首。而爲總揆也。已而果如其所言。蓋徐之運動。無非向此目的而行耳。

安福徐樹錚之暗召禍亂

徐樹錚既有意擁合肥爲元首。而居總揆之列。於是而種種搗亂之事出矣。徐氏既欲擁合肥。於是乃不得不嫉視黃陂。民國六年。所謂府院衝突者。卽發端於徐氏也。是時府院幾成仇隙。故意爲難。久而久之。乃釀成冒充公民團圍攻議院。結果段氏去職。督軍團託故入京。欲以武力解決時局。張勳者。久蓄意復辟者也。特苦無機會耳。適於此時。利用時機。借調停爲名。引兵直入京師。一夕而推翻共和。恢復滿清。黃陂被迫去位。大局紛如亂絲。是時段及徐皆匿居津門。或見徐氏。痛恨張勳。徐曰。非此則合肥安有重上舞台之日。或曰。合肥政見如何。徐曰。君姑待之。可親見也。言已大笑。據此。則徐氏有意搗亂。可見一斑矣。雖謂張勳爲小徐作嫁可也。

安福徐樹錚之大借外債

張勳復辟。不旬日而失敗。合肥討逆之功也。亦卽徐樹錚志得意滿之日也。

徐樹錚本意欲推合肥爲元首。而格於法律。例須馮河間繼任。徐亦無如之何也。於是暫居重要之地位。暗結黨羽。以爲他日擁段之地步。段氏再組內閣。援引同黨。一面以重金收買反對黨。揮霍甚豪。實則徐樹錚一人包辦。合肥有時且莫名其妙也。揮霍既豪。金錢果何從而來乎。是非借外債不可。是時歐戰未息。美方加入參戰團。歐美各國。自顧不暇。而有閒錢投資於中國者。惟某國耳。其債款之源。運輸人者。如南滿鐵路之借七百萬元。又如收回中行紙幣之借款五百萬元。山東借款一百五十萬元。交通銀行二次借款二千五百萬元。他如吉長路有借款。直隸水災借款。開濬運河有借款。北京電話有借款。蒙滿鐵路有借款。餘千煤局有借款。無線電報有借款。軍械有借款。奉天收回小票有借款。吉林森林有借款。京綏鐵路有借款。種種名目。不勝枚舉。每一借款。動輒百萬。祖國利源。抵押殆盡。而其結果。則供彼樹黨。

營私之揮霍而已矣。國民擔負。何日已哉。

安福徐樹錚之造成內訌

合肥攻克張勳。再組內閣。重開國會。同時南方認爲非法。大起討伐之師。是廣東軍政府所由成立也。廣東軍政府發出宣言而後。合肥倦於政事。本有下台之意。以爲息事甯人。爲當今要務。如再內訌迭起。實將國不成國。於是蓄意辭去總理之職。意已決矣。而未商諸徐樹錚。比及辭呈之草已擬就。乃示樹錚。樹錚卽袖其辭呈而去。合肥使人追之。樹錚乃返。痛哭失聲。堅不肯以辭呈相還。合肥問其故。樹錚曰。公如一行。中國如土奔瓦解。將使何人收拾殘局乎。合肥曰。吾不問也。樹錚曰。惟公不問。所以我爲天下百萬蒼生痛哭耳。合肥聞言。亦爲之泣然。曰。姑從君言。吾盡吾力而已。徐乃收淚爲合肥畫策。如何征服南方。如何調遣北軍。征平後如何興實業。理財財政。源源本本。

口如懸河。合肥爲之動容。於是盡全權。付諸徐樹錚。而南北戰征。湘南塗炭。兵連禍結。互數年而不己者。皆徐樹錚之賜也。哀哉。

安福徐樹錚之聯絡倪督

湘南失陷而後。段氏之內閣再倒。徐樹錚復陷于恐慌之地位。於是乃聯絡倪督。以圖恢復。蓋此時南方形勢。蚌埠爲要。徐欲藉倪之兵權。以逼他省而擁段氏也。初親自赴蚌。投刺謁倪。倪拒而不見。倪之門客某者。倪所信任之人也。徐以厚利賂之。門客爲向倪督說項。且以徐所爲文章示倪。倪固督軍中之深通文墨者。見徐文而喜之。乃延見徐氏。善逢迎。與倪相談大悅。于是感情遂甚洽焉。徐之赴蚌也。外人無知者。徐但言爲母喪南歸耳。實則不歸徐而歸蚌也。其行踪詭秘如此。

安福徐樹錚之游說鬚帥

徐樹錚既南聯蚌督。復欲東結鬚帥。以實行其擁段登台之計劃。親自出關。游說於鬚帥曰。公自謂終身做督軍耶。鬚帥曰。以命言。吾不可知。以才言。除合肥外。無有佩服第二人也。此言在鬚帥本無心。而不意正中徐氏之意。徐卽乘機言曰。鄙意亦如此。雖然事在人爲。命又何憑。吾意今日不得合肥爲元首。公爲副座。大局無以平也。鬚帥聞言。爲之動容。於是屏人密語。與之籌劃大計。大抵徐許以副座相推。而鬚帥亦樂爲用也。未幾。遂有鬚帥派兵入關之說。謠傳全國矣。久之。卒因各方面之牽制。而不果行。其計劃無形打消。

安福徐樹錚之組織私黨

徐樹錚之東奔西走。知假人兵力之難成也。乃一變其計。出厚資組織一大黨。標名曰安福俱樂部。其目的在擁段。其手續分爲二種。一收買政客。二收買報館。其所憑藉則金錢是也。安福俱樂部組織既成。其勢力乃日益擴張。

南北各省之督軍。半入其黨。內則閣員之進退。非得該部承認不可。新國會之議員。尤多數爲安福走狗也。於是段氏雖不任半職。而其權則過於總統總理。段在京住府學胡同。凡遇國家大事。總統府不能決。國務院不能決。必向府學胡同而取決焉。用入行政。無不如此。時京中爲之語曰。府學胡同。大似王宮。又曰。總統府。國務院。不到府學胡同總不算。卽此可見其勢力之一斑矣。

安福徐樹錚之便宜東海

馮河間半途接任總統。未幾期滿。乃照例續選。樹錚卽欲於此時擁護合肥上台。蚌督鬚帥先已聯絡其他安福系人物。徧居要職。此時固大有希望矣。乃直派武人。以爲皖派（卽段派）得勢。則已派勢力必衰。於是互相連結。以與皖派反抗。而共戴馮河間。其目的欲以河間繼任。暗潮甚烈。各方以兵刃

相向。而不敢輕發。又值西南兵氛甚急。勢將崩裂。不可收拾。於是有調人出。推東海爲元首。以平皖直之爭。兩方各無以爲難。心雖不欲。而勢不能爭。於是遂訂定交換條件。認東海爲元首。皖直雙方。各有相當之權利。於是而滔天之暗潮。得以暫平。東海收漁人之利矣。

安福徐樹錚之破壞和議

東海就職。首以統一南北。爲第一要事。故屢電南方。磋商和議。以爲鞏固國基。此爲根本之解決也。不意樹錚之意見。適與之相反。徐之意見。以爲南北一和。中國無事。則段氏卽無作元首之機會也。故其處心積慮。莫不以南北多事爲喜。而以南北統一爲憂。徐東海之派朱啓鈴爲代表而南來也。徐樹錚則在暗中掣肘。務使磋商不就。朱氏無術對付。憤而還京。而改以王揖唐爲總代表。王則段黨也。徐樹錚之權力可謂大矣。或又曰。王之南來。別有深

意則非局外人所得而知矣。總之朱氏議和不成者，皆徐樹錚一人之阻力也。

安福徐樹錚之耀武塞外

和議雖久不解決。而時局亦無大變化。徐樹錚之野心，鬱不得逞。時適蒙邊有事。警信頻來。而樹錚乃以邊防使之名義，率兵征蒙。耀武塞外矣。蒙邊遼遠。與中原消息隔絕。樹錚出塞。屯兵不進。以觀望爲能事。而日以一電報至中央報捷焉。初蒙邊兵事。本非甚急。乃傳報過甚之詞。樹錚出塞。蒙人聞其虛聲。亦相率戢服。不復再擾。蒙事粗平。而徐則奏凱入京。大受合肥之慰勞焉。客有傳其在塞外軼事二則。甚爲有趣。因記之如下。一日。樹錚單馬出游。迷於沙漠。不知歸途。大吟『黃河遠上白雲間』之句。以自消遣。吟未已。營兵尋至。樹錚怒曰。汝爲何來擾吾詩興耶。營兵曰。此間多危險。故來相護耳。樹

錚益怒。卽抽刀殺其人。已而日暮。不得歸路。始自悔曰。倘不殺此人。吾可從之歸矣。然悔已無及。只得信馬而行。未數步。又遇一營兵。乃導之歸。始知前此之行。走錯方向。如不遇第二營兵。將益走益遠也。顧嘗於出發時。在京購葡萄酒百餘瓶。帶之同行。語人曰。古人云。葡萄酒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吾生平飲葡萄酒不少矣。却在塞外飲也。今親至沙漠。不得不有葡萄酒以資點綴耳。吾當大酌美酒。命胡婦彈琵琶。舉杯痛飲。醉臥沙中。雖死亦無恨也。其難忘文人結習。有如此者。然亦可想見其豪情逸致矣。

安福徐樹錚之聯絡曹陸

曹陸章三人。爲全國所共知。亦全國所痛恨者也。徐樹錚與彼三人。共稱爲四大金剛。蓋以賣國著名也。民國八年。學潮事起。曹陸章三人。一推而倒。徐

則矗立無恙。蓋彼三人者不過借外人爲護符。而非有兵力爲後盾也。徐則不然。兵權在握。故他人不易推翻之耳。然徐則聯絡彼三人者亦無所不至。蓋欲借外債。有時徐亦不能爲力。非得彼等爲經手人。則債款亦不得到手耳。當學潮正急之時。曹陸章三人已去職。但彼猶累有生命之危險。欲託跡某使館以求保護。商之徐。蓋此時徐尙未去職。而尤爲國人所注意也。故欲與之偕遁。徐曰。汝等膽小如鼠。一遇風潮。卽不能當。我徐樹錚便有大砲打入我門內。我亦不走也。一時聞者以爲大話。噫。曾幾何時。皖直交惡。大砲竟打上門來矣。惟樹錚匆匆逃匿。如喪家之犬。已不復記取其前言耳。可爲一笑。

安福徐樹錚之衝突曹吳

皖直二系勢不兩立。其暗潮相激相盪。已非一日。至此乃一發而不可收耳。

其原因既如此其久且遠。而其發動之端。則在於吳佩孚之撤防。吳佩孚以一師長駐防湘南。自其撤防而後。南軍乃節節取攻。湘人固痛恨張敬堯者。一聞南軍之至。莫不鼓舞歡迎。所謂民心已去。不可復守。張敬堯聞風。不戰而潰。星夜潛逃。風聲鶴唳。警耗頻仍。今大總統用直督軍曹錕之言。使吳氏分其軍隊。散布直豫邊境。以防南軍之侵入。而免戰禍之蔓延。是時徐樹錚方在蒙古。一聞此信。以爲直系得勢。卽皖系失敗之兆也。吳氏之行動。雖由於總統之命。而未與合肥接洽。徐氏安得不忌之刺骨。於是星夜歸京。以解決此問題。幾欲自由行動。政爭暗潮。一高一日。是時奉天張督軍。適應召入京。以爲調停兩方面之地步。其調和之條件。有免徐樹錚職。及解散安福俱樂部之條。今總統亦知年來政潮惡劣。多半因徐氏從中播弄。故毅然決然。下令免徐樹錚西北籌邊使之職。而調任爲遠威將軍。至於解散安福俱樂部。

部一條。則置之不問。總統之舉。亦可折中辦法矣。乃徐氏見令而後。大不謂然。必欲與曹吳一決勝負。顧表面則極爲鎮靜。但暗中運動張督。使其助己。而以副座相餌。張督知其反覆無常。不可共事。當時所談。不置可否。而暗中與吳曹接洽。以防樹錚。樹錚知計不行。又派人入奉。聯絡土匪作亂。以爲阻止奉軍入關之計。不料機不密。爲張督所破獲。於是其陰謀乃大揭破。吳曹藉之而起討伐之師矣。

安福徐樹錚之大戰京畿

吳師長及曹督軍。是時暗中雖整頓軍備。然皆爲防止徐氏之計。初不欲果興兵也。奉軍亦未嘗入關也。不過其聲勢洶洶。爲可畏耳。倘在此時徐氏不逼人過甚。猶不至釀成戰禍。乃徐氏見種種計劃。均不得行。且憤且怨。卽哭訴於合肥之前。說以安福前途之危機。其言曰。樹錚免職。本無足輕重。其如

關係於吾黨何。吾黨之失敗。其如關係於督辦何。願督辦熟思之。合肥聞言。頗爲動容。於是乃召集安福閣員。決計以兵力威逼總統。下令免曹吳之職。經過多方調停。總統始下懲辦之令。徐氏不足。更要求下令討伐。總統大怒。曹吳亦積憤不平。修戰益急。徐氏見總統既不允其要求。而曹吳一方面。既經破裂。不得不破裂到底。於是挑戰益力。乃曹吳按兵不動。徐氏以爲怯也。益自負。乃首先發難焉。噫。京畿慘酷之戰禍。乃從此造成矣。

安福徐樹錚之一敗塗地

此次兩方之兵。各分東西二路。西路以保定爲大本營。而循京漢路向京進發。次于琉璃河高碑店一帶。由曹錕吳佩孚主之。東路以奉天爲大本營。而循京奉路向京進發。次于楊村等地。由張作霖主之。至於皖系方面。則其大本營卽北京也。其軍卽邊防軍也。分東西二路。以禦曹吳張。西路由曲同豐

主之。東路由段芝貴主之。而徐樹錚則指揮一切。往來京津之間。合肥亦不過聽徐氏之計劃而已。而徐氏注意。尤在東路。論者早謂爲失計。因東路即使得勝。而中間隔却天津。因外交關係。不能長驅入奉。是奉軍已立於有勝無敗之地位。而徐氏則以全力對付奉軍。親自指揮。西路只委之曲同豐一人。不料曹吳戰術甚精。專以誘敵之計。誘曲深入。乃一發其伏。擒獲曲氏。西路之軍。全營覆沒。徐氏聞之。氣餒。乃親自率其餘旅。以向西路。而以東路全權付段芝貴。適段芝貴鴉片煙癮大發。不得戰。遂退。幾被獲。匆匆逃入京。而東路全潰。徐在西路。又以衆寡不敵。大敗。徐氏知大勢已去。欲遁入蒙古。然苦不得越雷池一步。曾乘飛艇。欲由居庸關出口。乃半途墮下。又不得出。於是只得匿跡京城。不露頭面。以苟延殘喘而已。

安福徐樹錚之使館藏身

兩方戰事既了。皖系敗而直系勝。於是大局暫定。總統下令解散安福俱樂部。並懲辦禍首十人。用以收拾殘局。十禍首者。其名如下。一爲西北籌邊使徐樹錚。二爲交通總長曾毓雋。三爲財政總長李思浩。四爲司法總長朱深。五爲京漢路局長丁士源。六爲衛戍總司令段芝貴。七爲大理院長姚震。八爲司法次長姚國楨。九爲參院祕書長梁鴻志。十爲安福部司庫王郅隆。段合肥因念其前功。置之不議。曹吳要求遷置于湯山。總統未之允也。所謂十禍首者。除李思浩先已逃出外。餘九人皆匿居東郊民巷某使館。京城各街巷。均懸有十人之照片。懸賞緝拿焉。而徐樹錚者。一消聲匿跡。蟄居使館中之一人也。噫。曾幾何時。昔日之雄風安在哉。

安福徐樹錚之戀愛香妃

香妃者。徐氏之愛妾也。徐本姬妾衆多。而尤以香妃爲最豔。徐氏亦最愛之。

當戰雲正急之時。徐氏先送其家族至東交民巷。顧家族衆多。一時不能盡行。僕役請命。徐曰。擇要人先上汽車可也。僕唯唯而退。車將開。妻妾紛紛爭躍上車。共載至十餘人。面香妃未與焉。徐旋呼僕至。曰。香夫人已往乎。僕曰。未也。徐大怒曰。速追之返。僕曰。汽車開行十分鐘矣。何能追。徐大怒。卽出手槍擊僕。幸未中。僕乘間逃出。徐追之。至門外。遇警察。亦不敢干涉。但徐見此。至不便復追。僕始脫險。其家中他僕。見徐已敗。已多呼應不靈。徐連命往追。汽車無應者。而已前車返。徐氏欲殺車夫。車夫伏地語曰。容我一言而後死可乎。徐問何言。車夫曰。小人死。府中無第二人能開車矣。香夫人終不得出險也。奈何。徐大悟。命速載香妃去。囑其速回。遷移物件。乃汽車與車夫皆一去不來矣。蓋車夫甚狡。爲避禍計也。徐在此時。亦無從而追究之。後車夫買其汽車。成小康焉。

安福徐樹錚之逢迎段氏

徐樹錚之爲合肥信任者。厥多甚多。能文能武。一也。其人能假爲純樸。二也。善逢迎合肥之意。三也。其事合肥也。不啻父之於子。且不特諂事合肥一人而已。且對於合肥之家人。亦無不曲意奉事。徐氏少年。性情靈敏。常出入於合肥之門。合肥家人。亦不迴避。欲購物件。輒命徐氏代購。因合肥家教極嚴。婦人不許輕出。其家人欲購物者。假手僕人。則往往不能如意。且價昂數倍。惟託徐氏。則無不如意。且無一文錢之入私囊焉。故合肥家人倚之如左右手。一日不至府。卽命人速其來。僕輩忌之。而無可如何。背後呼爲段公子。蓋譏之也。徐氏知之。以重金分贈其僕役輩。乃取消段公子之稱名。嗚呼。徐之諂事合肥。可見一斑矣。

安福徐樹錚文詞之優美

徐樹錚者。當今之怪物也。一政治家也。一陰謀家也。一兵家也。而亦一文學家也。雖皆不能稱爲第一二流人物。然事皆能。誠非易易也。徐在少時。夙承家教。久以文學蜚聲鄉里。及通籍後。更與當代文人交游。文學日益進。既爲國務院祕書。雖政潮澎湃。事務殷繁。但徐氏仍不廢吟咏之事。時前清遺老樊山實甫等。旅食京華。風流自命。唱和殆無虛日。徐氏亦與列焉。每當星期日。輒於中央公園或陶然亭。開詩酒盛會。一時裙屐翩跹。觥籌交錯。他人視之。以爲王羲之蘭亭之集。李太白桃李園之會。無以過於此也。徐嘗吟詩。有獨憑倦目看神州之句。自以爲得意。樊山輩則以爲非吉兆。徐因與之爭論。歷久而後解。徐亦盡釋前嫌。待樊老如師友焉。徐樹錚之論詩也。學杜學韓。時京城盛行宋詩。次則爲香豔游戲一類詩。韓杜高調。無人唱矣。徐氏獨有挽救狂瀾之概。然畢竟言輕人微。不能超然獨出於前清遺老之上也。徐氏

之論文也。則主張桐城派。嘗謂中國近來能文章者。只有姚叔節一人也。其迷信之心。可謂盛矣。

安福徐樹錚之師事畏廬

畏廬林先生者。名紆。又字琴南。當今之著名小說與文學家也。旅食京師。賣文賣畫。以自給。清高爲前清遺老之冠。傭書之暇。又嘗集徒講學。同志者任意往聽。無所拘束。一時名人。多踵門聆教。而徐樹錚亦必在座焉。一日。徐又往聽林先生講學。隔座有一少年。亦在國務院供職者也。彼識樹錚。樹錚不識彼。少年見樹錚。局促不安。已爲樹錚所覺。屢顧之。愈顧而少年益不安。樹錚大異之。卽向之請教姓名。少年曰。我名某某。在院供某職者也。今在祕書長前。故局促不安耳。樹錚握其手。大笑曰。否。否。今在此地。以學問爲尙。不必論官階也。因與縱談。日暮別林先生而歸。明日卽升其職焉。或言少年周姓。

亦閩人也。又有人曰：林先生說話，尙帶閩音。樹錚聽之，不甚了了。故其往聽時，必約院中書記閩人周君同往。適周君亦學問淵深。徐於林先生語不解處，卽問周。周必爲之詳細說明。故徐待周極厚。如兄弟焉。二周君未知係一人否。總之，卽此二事，可以見徐樹錚之好學，及林先生之高風焉。

安福徐樹錚之優待文人

徐氏酷好文字。旣如上所述矣。其對於文人，亦愛惜周至。嘗有其同鄉某君，落拓京師，欲歸不得。央人爲向徐樹錚告貸。徐曰：吾同鄉甚多，濟不勝濟也。客曰：不然，是人乃讀書種子也。言已，卽出其所爲詩文示樹錚。樹錚覽畢，大服。立借以五百金而去。其優待文人，往往有如此者。亦其一長也。豈可以人廢行哉。

安福徐樹錚之擅長技擊

徐樹錚亦精於拳術。刀劍之屬。均能玩弄自如。或曰。其在日本所學。或曰。其少時嘗遇異人教以此也。大約以在日本學習爲確。據知其詳者。謂徐至日本時。醉心日本化。中國一切事。均鄙棄之。一日。至游藝場。見日本人舞中國劍。大驚。謂同游者曰。此非中國最腐敗之兵器乎。彼亦用之耶。或告之曰。汝以爲腐敗。彼以爲神奇也。豈特武器爲然。卽文藝亦如是耳。徐大驚。以爲聞所未聞。於是留心考察。果如或言。且拳術一學。日本且有超過中國之勢。徐氏大憤。卽發誓學習。以爲國光。不數年。盡得其術。以歸。中國拳師。見之却步焉。且徐氏之酷好文藝。亦猶此一激而成也。

安福徐樹錚之擅長書畫

徐樹錚博學多能。無所不通。詩文之外。兼工書畫。或謂少本能書。惟不作畫。自以爲有能有不能。不可強也。及爲林先生弟子。見林先生能詩。能文。能小

說能書畫。且擅技擊。樹錚羨其多能。請於林先生曰。先生何以然也。林曰。藝雖不同。理則一耳。果能一旦豁然貫通。則一能百能。不用學也。苟不能通。百學百不能也。徐聞言大悟。於是放膽作畫。果然下筆如有神助。于是遂能畫。然不輕作。必俟興到時而後爲之。彼亦不自承能畫。蓋畏他人之請求也。有人見其作長幅山水。係一手卷。長二丈許。層巒疊嶂。村屋煙雲。布置極爲妥貼。林先生歎爲勿如。京師某畫家見之。稱爲黃山谷後一人而已。此言未免太過。要之不失爲天然成趣而已。樹錚又善畫魚。游者泳者。爭食者。一幅之中。形態各具。而活潑如生。零縑尺素。得者以爲至寶焉。

安福徐樹錚之性情蹇傲

徐氏性情。驕傲異常。有過不肯自認。雖合肥亦知其然。往往曲容之也。一日。與友人賭食西瓜。樹錚必欲爭勝。連食五大個不已。猶未分勝負。樹錚取佩

乃再剖食一個。乃獲勝。片刻。卽病發大嘔不止。就治於醫院。凡臥一星期而後愈。旣出院。其友曰。昔日之爭。仍是我勝君敗也。樹錚問何說。友曰。我雖少食一個。却未病。君雖多食一個。乃大病一星期。非君負而我勝耶。樹曰。不然。病不病又是一事。多食少食。又是一事。我與賭。食多食少。不與君賭。病不病也。友曰。假使我再多食兩個。一病而死。亦是我勝乎。蓋所賭。食多食少。非死不死也。樹錚乃爲之語塞。自此深恨其友人。乃至絕交焉。噫。其性情之驕傲。有如此者。欲其不敗安可得耶。

安福徐樹錚之舉止奢侈

徐樹錚本一窮書生。然生性揮霍自豪。視金如土。乃旣得志。恃借外債爲生。指顧之間。百萬立至。回扣侵蝕。任意取入私囊。故益揮霍不惜。家中所用飲食器具。悉皆金屬而嵌以珠寶者。銅床鐵床。不以爲異。乃獨出心裁。製一銀

床焉。嘗謂人云。古人云。冰簟銀床夢不成。但聞其名。而未見其物也。吾今乃實有銀床矣。言罷甚形得意。聞者既出。語密友曰。小徐之敗。在眼前矣。夫冰簟銀床夢不成。此何等淒涼景象也。而小徐反以銀床爲富貴之表示。不亦惑乎。其敗在眼前矣。樹錚又嘗以花露水注入枯池中。使池水滿溢。而命姬人浴其中。謂之香泉云。一浴之費。約在百元上下。而徐氏不必爲意。或又云。其愛姬香妃之名。卽因此而得也。是未可知。

安福徐樹錚之好賢下士

徐樹錚頗好虛命。欲博禮賢之美譽。故對於士人。極爲重愛。嘗有張某者。湘中之狂士也。縱酒使氣。目空一世。善文章。能詩賦。旅食京師。落拓不自聊。人以爲怪僻。雖近。雖愛之而不能親之也。樹錚聞其名。欲招致幕中。使人以語張。張曰。吾聞古者賢主禮士。亦不可召而至。况區區一籌邊使耶。彼欲我往。

非以彼之汽車來不可也。或以告樹錚。樹錚果命已之汽車往迎。張某又曰。籌邊使何不親自來耶。拒而不往。車人反命。樹錚曰。吾便親往。視彼如何。立卽駕車而往。張某延見。問曰。籌邊使訪我何爲。豈非欲我一至汝府上乎。徐曰。然。請同乘而往可乎。張曰。吾生平未嘗坐過車。每出必步行。今爲汝破例。其如人言何。汝能與我携手同行乎。徐曰。可。於是携手同往。徐待以上禮。問曰。我之待先生。可謂恭且敬矣。先生將何以教我。張默然良久。再問之。始曰。君速我來。我來矣。他未嘗知也。徐無如之何。仍送之返。若張者。固爲狂生。然徐之舉動。分明欲博禮士之虛名矣。不過其爲張所欺。以致所好者非真龍耳。噫。

安福徐樹錚之縱酒談兵

徐樹錚以文武兼才自負。而合肥尤以此重之。徐氏酒酣耳熱。往往對客談

兵。放言高論。不可一世。嘗因醉後。與人論兵。徐氏微有醉意。其言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是固然矣。然兵猶水也。當順之而不可逆之也。苟其逆之。則潰隄灌城。無不可爲矣。客聞之笑曰。兵猶火也。將猶水也。潰隄灌城。是將之爲禍。而非兵之過也。將之爲禍。是將之不能自抑其怒。而民之不能免於其災也。徐自聞言。知爲刺。不語而入。命僕人下逐客之令。徐氏頗自悔失言。因揚言某夜飲酒大醉。幾不省人事。於是人皆知徐氏某夕談兵之論。乃醉中之言。不足爲憑。越數日。某客又以當夕問答之語告某乙。乙固徐之黨羽也。聞其言。卽曰。徐氏醉中之言。本無足爲憑。先生督之過嚴。毋乃吹毛求疵乎。客聞乙語。不能置答。自此不復言及此事矣。徐之計亦狡矣哉。

安福徐樹錚之精於圍棋

徐樹錚初不解圍棋。及事合肥。乃揣摩合肥之嗜好。亦從師學奕焉。及技既

精實過於合肥。顧在合肥前。輒不敢一盡其技。避合肥之忌也。日本國手某君來游中國。中國人無能與之爭勝者。徐獨大言能勝之。或人謂徐曰。此事有確憑。勝負不可空言也。徐曰。汝何知。一日徐與某日本人相見。或請對奕。徐辭不可。或笑其怯。徐曰。與之奕而敗。則爲中國羞。與之奕而勝。則其奈合肥何。故吾決不可對奕也。合座大笑。謂其言之滑稽入妙。

安福徐樹錚之酷好撲克

徐氏於賭具無所不好。而尤好撲克。每日必約友賭一局。習以爲常。遇公文至。則就賭場閱之。隨閱隨批。或問曰。得毋誤耶。徐曰。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尙不至有錯。此何錯之有。撲克何比賊。公文何比露布耶。合座皆服其言。徐又嘗連戰二晝夜。大負。益不肯休。必欲贏而後已。同局者苦不能支。精神倦極。至於不能辨認其牌。徐獨不倦。卒因此而獲大勝。贏十萬以上焉。

安福徐樹錚之侍姬逸事

徐樹錚之侍姬衆多。而以入門之先後爲次序。稱之爲大姨。太二姨。太焉。徐氏自稱亦皆如此。雖人各有名。而不呼也。又使人各執一藝。以侍已側。或則司書。或則司衣。或則司飲食。或則司見賓客。其司見賓客者。善口才。遇有得徐之允許時。由其代表徐氏。與客對談。倘不先得徐氏許可。亦不能自由見客也。其司書者。則一切公文。皆由其掌管。徐氏略覽之而已。故狡者亦聯絡其侍姬而改易公文。徐氏或不知也。最奇者。皆不值夜。值夜者。則另有數人耳。

安福徐樹錚之家庭逸事

徐樹錚雖橫縱揮霍。而治家極嚴。全用專制手段。對付家人。自妻子以至姬妾婢僕。各訂專規。強制遵守。苟有犯者。嚴治不貸。嘗曰。吾軍人也。軍人而不

能以軍法治家。其何能以軍法治軍乎。姬妾雖多。秩序整然。蓋畏其威也。是則徐樹錚乃嚴刻寡恩一流人歟。或曰。徐氏治家之法。全自合肥學來也。其言非爲無因。

安福徐樹錚賓客逸事

徐樹錚有好客之名。一時無聊政客。率多歸之。有門下食客三千之概。然而徐之聲譽。早已不墜。潔身自好之士。均不願投足其門也。而至者皆委瑣之徒。其中以梁鴻志爲最著。梁鴻志者。廣東人也。字衆異。本一窮措大也。工爲詩。顧盼自喜。以此干公卿。顧亦不大得志。比見樹錚。樹錚愛其詩。曰。今日之黃山谷也。因招致門下。梁於此時。猶未盡脫名士習氣。而不願爲狗苟蠅營之政客也。依樹錚。日以賦詩飲酒爲事。而不預聞政事。樹錚漸疏之。梁益無聊。乃縱情聲色。以自遣。未幾。納都下名妓某某爲小星焉。然梁某窮措大也。

既得阿嬌。苦無金屋相貯。於是反目之占。月必數起。梁氏無如之何。始悟文章誤我。不如其搖唇鼓舌。大言政事耳。于是日夜揣摩。上萬言策于徐樹錚。語語皆徐心中言也。梁又善文章。言之娓娓動聽。徐閱之。大驚曰。三日不見梁衆異。吾當刮目相看矣。於是盡力提拔。委以要差。梁乃稍稍肥潤。又未幾而遂任參院祕書長之職焉。安福失敗。梁鴻志亦在十大罪魁之列。噫。梁之至此。非文章誤之也。小星誤之也。梁氏追思得毋悔耶。徐樹錚賓客極多。比及一敗。則樹倒猢猻散。或有紛紛投別枝者矣。世態炎涼。可勝歎哉。

安福徐樹錚之歷史結論

野史氏曰。徐樹錚者。小人也。然其志未嘗不可取。獨是其所學不深。含養不足。恃才使氣。揮霍過度。以致一敗而不可收拾耳。觀其酷好文學。是何其靜也。交游文人。何其雅也。師事名宿。何其恭也。虛心下士。何其敬也。博學多能。

何其聰且敏也。使更讀書養氣。待其老成而後出而用世。是誠錚錚者矣。然而其不能也。且吾所以爲徐氏惜者。更惜其生於當今之世也。是非不明。賢否無分。武夫橫行。干戈是尙。樹錚以一書生周旋其間。耳聞目察。見某督軍也。某總長也。其才其學。無有過於己者。於是乃夜郎自大。以爲世莫我若。以此自驕。以此自滿。以此自敗。而卒不悟。惜哉。且吾所以爲樹錚惜者。又惜其所遇者爲合肥也。使遇曾湘鄉之流。陶鎔變化。則未嘗不改變其氣質。而使之成爲正人。今合肥無此能力也。樹錚雖師事合肥。實則合肥較樹錚爲不及耳。是樹錚安有進益之望。雖然。樹錚之罪。則不可道矣。大借外債。而置國家利權於不顧。一也。利用客軍。以自殘害吾同胞。二也。抑阻學生。以摧殘新思潮之動機。三也。以黨見而起戰爭。置民命於不顧。四也。有此四者。則徐誠四萬萬人所得而誅者矣。東交民巷一角之地。雖足暫匿其身。而將來結局

如何。尙未可必。即使逍遙法外。得以保全其殘軀。然而熱熱鬧鬧之政治舞台。從此以後。不能再爲登場之角色。他人開幕閉幕而已。則作壁上觀。回首當年。能無英雄氣短乎。楚霸王之至烏江。拿破侖之流荒島。早知今日。何必當年。徐樹錚。徐樹錚。汝欲云何。



徐樹錚
之愛妾

小鳳秘史目錄

- 一 小鳳出身之追溯
- 二 小鳳幼年之落娼
- 三 小鳳智識之聰明
- 四 小鳳容顏之美麗
- 五 小鳳喪母之悲哀
- 六 小鳳赴京之原因
- 七 小鳳裝飾之時髦
- 八 小鳳待客之週到
- 九 小鳳貴客之遭遇
- 十 小鳳舉止之傲慢

小鳳秘史目錄

-
- 十一 小鳳心思之精密
十二 小鳳交游之豪縱
十三 小鳳遇徐之初度
十四 小鳳待徐之冷落
十五 小鳳醉後之嬌態
十六 小鳳意中之忖度
十七 小鳳設辭之唐突
十八 小鳳受寵之恐懼
十九 小鳳畏徐之聲勢
二十 小鳳嫁徐之奢侈
二十一 小鳳專房之獨擅

-
- 二十二 小鳳被嫉之堪憐
二十三 小鳳固寵之手段
二十四 小鳳進讒之陰謀
二十五 小鳳借債之慫恿
二十六 小鳳私財之由來
二十七 小鳳挑戰之巧言
二十八 小鳳半夜之惡夢
二十九 小鳳出都之狼狽
三十 小鳳到申之談話

小鳳秘史目錄



徐樹錚
愛妻

小鳳秘史

一 小鳳出身之追溯

小鳳。蘇人。家居吳王臺畔。原姓朱。其父名家祥。爲商家一分子。設布肆於金闔城外。覓利以贍身家。膝下有子女各一。小鳳生而穎悟。母韓氏。愛之過於拱璧。針黹之餘。并以方字課之。片晌能下數十枚。記憶力甚強。閱日溫理之。儘使顛倒上下。毋或遺忘。韓氏每語家祥曰。小妮子天姿聰穎。迥出尋常。苟使之入塾讀書。得良師之循循善誘。問一知十。進步必速。掃眉才子之譽。可操左券而得也。家祥曰。東隣陳桂馨。飽學秀才。年華雖老。精神猶健。向年設帳於外。旋因學校林立。莘莘學子。都投身其間。致寒士酸顏。無廣廈可庇。居家授徒。筆耕而食。小鳳苟得其淵源。必可獲益也。韓氏聞言。亟促家祥往陳宅講定束修。翌日。卽送女入學。由是小鳳曉起從師習文字。夜歸伴母學女。

紅勤懇懇。有日上蒸蒸之勢。無如生成薄命。人巧難奪天功。家門連遭顛沛。布肆中營業。虧耗迭仍。難以支持。家祥家居坐食。暮年卽病歿。喪葬之費。羅掘俱窮。韓氏亡夫之戚。已屬難堪。兼之飢寒交迫。日惟以淚洗面耳。

二小鳳幼年之落娼

紅顏薄命。自古云然。小鳳斯時。父喪與家貧相并。讀書遂告中止。韓氏向恃針黹以資日用。自政體改革後。服飾變易。不尙文繡。女紅之害。惟吳郡爲最。韓氏生計絕。小鳳苦運至矣。適值米珠薪桂。幾致饗殮不給。東隣有謝姨者。有女名瑞珠。張豔幟於金閭城外。居家時與小鳳常相往來。今聞其一寒至此。度日維艱。用爲隱憂。卽囑母往說韓氏。鬻女入勾欄。韓氏正值仰屋興嗟之候。聞是言。不遑深思。立地表示贊成。呼小鳳出。語之以顛末。小鳳年僅十二。齡爛縵天真。怎識勾欄中。是火坑。只認此去得與隣家姊妹行。朝夕聚首。

較之居家中。日日嗷飢號寒。不啻判若天淵。母氏既有金錢取得。亦可稍資挹注。節儉爲用。凍餒無憂矣。雖則操此淫賤業。不免貽門第羞。而兩害取輕。於其餓死爲高尚鬼。不如偷生爲齷齪兒。小鳳素性卑鄙。於此可見一斑。當日議定押價三百金。期以五年。屆期即可備價取贖。於是一朵青蓮花。遂隨鴛母去。陷身火坑中。萬劫不復矣。

三 小鳳智識之聰明

小鳳本良家女。旣入勾欄。便爲雛妓。抵價與賣身。一而二。二而一也。所異者。鴛母之待遇稍加青睞耳。小鳳資質聰穎。曾經讀書。頗具智識。教以歌曲。授以管弦。均能舉一反三。聞一知十。僅閱三數月。藝已大進。口齒明晰。嗓音清脆。幾幾乎青出於藍。授之者爲之瞠目。橋舌曰。箇妮子何得天獨厚。乃爾。常人學一歌。費時數旬。教者之心思磨煩已盡。而受者依然口不按腔。音不合

拍而小鳳纔授時。朗朗上口。複習之。已覺絲絲入扣。字字合節。極盡抑揚頓挫之妙。兼之嗓音高下咸宜。既擅青衣。又嫻鬚生。一般姊妹花。皆爲之折服。旋卽應徵侑酒。年齒雖穉。而豔姿閉月。麗質羞花。雜坐於燈紅酒綠間。宛如小燕依人。親熱備至。走馬章台者。咸謂之曰。小妮子年纔若干大。歌曲之超妙。業已迥出尋常。將來年屆破瓜。容貌益麗。曲調益熟。定足以迷陽城而惑下蔡。小鳳曰。儂自慚陋質。生小堪憐。蒙公等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謬加過譽。曷克敢當。直欲折煞儂也。衆皆曰。語言伶俐。令人聞之心醉矣。由是小鳳以一雛。姬竟蜚聲於吳門花界也。

四 小鳳容顏之美麗

金閨門外有盛氏別墅。其中亭臺佈置。花石點綴。頗饒幽勝。每當春秋佳日。一班墮鞭公子。走馬王孫。咸結隊往游。以作尋芳之計。而閨閣嬌娃。青樓妓

女亦都乘畫舫盪輕漿投此清幽地。藉以消閒。那日小鳳偕同瑞珠來別墅。時值季春。墅中有蘭花會。是以游客之多。較平日加增數倍。粉白黛綠。鬢影衣香。亭閣中幾爲若輩塞足。少年浮薄子此來彼往。東轉西折。咸蹀躞於其間。飽其眼福。饜其饒吻。小鳳與瑞珠適在小閣中淪茗評花。悠悠自適。耳畔忽聞唧唧嚶嚶之聲不絕口。舉目諦視。小閣邊佇足而立者如堵。微聞衆語曰。箇女子殆天仙化人耶。雲想衣裳花想容。雪作肌膚玉作骨。嬌滴滴越顯紅白。今日全園佳麗。可云粉黛三千。竟無一人能出其右者。不知誰家兒郎生成坦腹相。消受此溫柔豔福。一客答之曰。子目其盲乎。可曾窺得其女件乎。明明同樂坊之瑞珠。旣與女閨中人同來。定亦青樓中之尤物。子須裝得滿身金銀氣。便可向桃源去問津焉。用如此擡舉爲。於是衆皆紛紛擾擾。如各鳥獸散。時已日薄崦嵫。小鳳與瑞珠亦作子規啼。登舟還家。

五 小鳳喪母之悲哀

小鳳生成苦命。襁褓中卽喪其兄。既而又遭父喪。熒熒弱女。僅有一母。尙不得朝夕相依。身隸樂籍。又不能常常返家去。略盡定省之職。孝思所觸。恆自背人彈淚。嗟嘆命薄耳。那知小鳳之厄運。不僅此也。那年夏秋之交。天時不正。虎烈拉（類似霍亂之疫症）盛行於吳郡。朝發夕死。猶屬症之輕者。甚至少壯男子。雄赳赳奔走方停。適觸疫氣。陡然疾作。一剎那氣絕莫救。盧醫觸手扁鵲無能。聞者咸爲之搖頭咋舌。小鳳母韓氏。聞其姨母有疾。往視之。甫入門。姨母氣已絕。奔至尸旁。失聲痛哭。而疫氣自鼻管中吸入。迨至送殮畢。卽覺身體不適。急促返家。幾乎暈倒於路。入門後。納頭便睡。可憐孑然一身。既無人看顧。醫生輩縱有割股之心。怎得自來診治。疾發兩小時。竟溘然長逝矣。至翌日午後。隣右見其寂無聲息。午餐已過。而門仍未啓。乃叩之。不應。

破而入視。已身殭若冰矣。乃通訊於小鳳。小鳳得悉。如被雷殛。心頭志忑。眼眶中珠淚涔涔下。猶如斷絲珍珠。卽挈同鶻母奔回家。撫屍大慟。幾致暈絕。鶻母縱旁勸慰之。并假以二百金。料理喪葬。居家中三日。諸事纔得結束。乃與鶻母偕返。

六 小鳳赴京之原因

小鳳母喪之費。由鶻母處借來。旣無償還餘地。只得重作身價。從此小鳳身軀。遂不自由。鶻母共費五百金。購此錢樹子。代價可云鉅矣。日日指望其博纏頭。以裕生活。那知近年吳門市面。自省長移駐甯垣。一般仕宦中人。咸往石頭城中聽鼓去。吳宮花草。冷落風前。非復遜清時之繁華景象也。各界受其影響。爲之歇業閉戶者。如恆河沙數。而青樓中之生計。亦爲之減色不少。小鳳豔幟張於同樂坊。月計諸項開銷。非有數百金。難以葺事。如今門前冷

落車馬稀。鴛母憂心如焚。終日如螞在熱鍋盤上旋轉不已。小鳳謂之曰。媽何憂之深耶。兀自心頭抑鬱。不思挽救之策。終歸無益。徒增苦惱。吳門市面既如此。日趨日下。永無回復之望。而女閩三百。猶是從前景象。而作北里游之看花客。日少一日。怎能鬱鬱居此。久困愁城中。以自貽伊戚耶。近悉京師八埠花叢。營業頗發達。滬上姊妹花。束裝北上者。均得獲利而返。此間既非安樂窩。儘可棄而他徙。奚必戀戀於此。作守株之待兔耶。鴛母聞言。欣欣然有喜色。即日料理行裝。挈小鳳北上。瑞珠亦與焉。

七 小鳳裝飾之時髦

小鳳以破瓜之年。具如花之貌。入京師隸陝西巷某清吟小班。京中妓院。共分三等。其高下之分。憑警廳捐數之多寡而定。清吟小班。爲箇中之最上等。小鳳本南都粉黛。今作北地臙脂。京華治游客。盡屬生張。何來熟魏。幸其地

花叢慣例。與蘇滬不同。逛妓院者不必有熟客介紹。即可入門選擇。名曰開盤子。彷彿滬上么二妓院之喊移茶。合則開盤子。不合則去。由是南妓之初往京師者。類皆裝飾奢華。炫人耳目。小鳳初抵京華。未悉其中玄妙。無聲無臭者旬餘日。并盤子亦無人過問。心中焦灼異常。旋由同班姊妹花。語以炫裝聳人之技。乃卽服御一新。乘車往遊戲場閒逛。一般登徒子見之。咸食指怦怦動。緣是日小鳳之裝飾。衣服之華麗。鑽石之光芒。炫耀人之眼簾間。令人目迷五色。神魂爲之顛倒。小鳳心思靈敏。業已默會衆意。益加賣弄其狐媚之態。衆客愈爲之心惑。及至日薄崦嵫。纔乘車返院。而尾其後者三四人。入門開盤子。成爲稔客。營業始基。從此蒸蒸日上矣。

八 小鳳待客之週到

小鳳在蘇時。與某名士有一夕之緣。俗語所謂拔頭籌之梳櫛客也。旋某名

士應京師某宦之召。來此作記室。一日小鳳應徵赴菜館。席上得遇某名士。舊好重逢。各訴別離之苦。小鳳舌燦蓮花。說得分外親熱。某名士既爲之拜倒石榴裙下。而當日叫條子者。係一赳赳武夫之某旅長。見小鳳不與已接近。隔座與他人通寒暄。訴離衷。不禁醋勁勃勃。怒目而視。小鳳瞥睹之。知觸武人怒。恐惹愆尤。陡然斂其談鋒。暗以眉語達某名士。卽以柔荑緊執某旅長之手。詢其昨日緣何不造儂之粧閣。使儂望眼欲穿。某旅長被其軟語溫存。片言折服。心頭骯髒氣。竟爲之消釋殆盡。不復如前之醋勁勃勃焉。旋因旅部有緊急事。某武夫卽忽忽歸去。迨至酒闌。小鳳卽挈某名士偕返。燈前促膝。情話喁喁。大有締續舊盟之意。而某旅長返部後。軍情終了。仍復套車來陝西巷入門。跑廳（卽滬上妓院中之男相幫）狂呼客來。致警信於小鳳也。小鳳卽趑足向外迎某旅長。款之別室中。某旅長詰之曰。爾粧閣中。有何

貴客盤踞。使吾輩不得其門而入。小鳳曰。俗客也。奚足挂齒。請少安毋躁。待儂促之去。言下。卽返身行。謂某名士曰。席間之醉漢來矣。請公暫避其鋒。免受武夫之挫辱。某名士應曰。唯唯。卽行出門去。小鳳之魔力亦云偉矣。

九 小鳳貴客之遭遇

小鳳當機立斷。應變之才。八埠花叢中。無出其上者。故能弄玩諸顯宦。於鼓掌之上。無不墮其術中。任其予取予求。若輩金錢之來路。旣易。任情揮霍。一擲千金無吝色。八埠清吟小班中。莫不私心竊冀貴人之下降。卽可財源茂盛矣。有某總長者。性情倜儻。素喜作狎邪游。每八埠有名妓。不見色相則已。苟睹廬山面月。而愜其意。則必枉駕下顧。嘗鼎一臠而後已。都下皆稱之曰。風流總長。一日。偶至某照相館閒逛。見有一放大之女片。丰緻嫣然。栩栩欲活。卽詢之館中人。知係八埠名花。問何名。知係家住陝西巷之小鳳。乃囑汽

車夫直向陝西巷而來。既有牌名表示。一探卽得。跑廳者見是風流總長光顧。俱欣欣有喜色。合院諸妓亦皆奔走恐後。羣趨而前。獨小鳳姍姍來遲。佇足於諸妓之後。某總長瞥睹之。畫裏眞眞。已在目前。卽指而呼之曰。小鳳。某相館之放大照片。畢肖爾之廬山面目。言下卽與之攜手行。造其粧閣。貴人之嫖妓。與尋常人迥然不同。一入門。無論若何高尚之名妓。咸切留髡之意。某總長旣慕名而來。留髡之舉。自所難免。當晚卽出二千金。爲之假梳櫛。

十 小鳳舉止之傲慢

小鳳才貌皆過人。肌膚尤瑩潔如玉。雙瞳剪水。臨去秋波那一轉。令人魄蕩魂消。半天足。時效東婦束裝。髮豔陸離。愈增媚媚。一般東洋留洋生。曾經嘗過瀛洲異味者。咸趨之若鶩。無如此日之小鳳。舉止闊綽。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非若初抵京華時。不論生張熟魏。造其粧閣。皆得承其顏色。寵以招

待也。有新自東洋返京之某生。聞小鳳名。食指怦怦動。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逕造粧閣。小鳳見其西裝服飾。手杖革履。昂昂然外交界之鉅子也。極意招待之。與之問姓名。詢官閥。某生曰。吾新從東瀛留學返國。未入仕途。僅博得留東博士之頭銜耳。不足當美人掛齒也。小鳳掩口而笑曰。儂竟誤認君爲外交部重要之人員。不料還是箇學生。快去用心勤讀。風月場中。非莘莘學子所宜廁足也。某生聞言。惱羞交并。猶不便與之反唇相譏。堂皇之語。如慈母之訓子。某生無地自容。懊喪而歸。旋語人曰。八埠花叢中之娼妓。都被一班貴人擡舉。箇箇眼高於頂。我今生不作官。誓不涉足其間也。

十一 小鳳心思之精密

婦人之心。本較男人精細。而小鳳之心。更較尋常婦人之心尤精細。其對待某生之倨傲手段。亦係其精細所致。蓋小鳳粧閣中所光顧之游客。某某長

也。某某使也。參議僉事輩。均屬自儉以下。枉論其他。忽來此不知趣之某生。廁身其間。纔得留學歸國。手頭必定拮据。揮霍纏頭。既無能力。留此徒憎人厭。趁此初次識面時。卽以剪絕之言謝之。免得其再來纏擾。設辭正大。自無慮其反面也。由是以觀。小鳳心思之精密。可云極矣。其對待游客如此。其對待鴛母亦然。夫造其粧閣者。既盡屬貴人闊客。纏頭所費。絕不少吝。小鳳於是施其狐媚手段。攫取金錢。此輩貴人視金錢猶如糞土。得之易。失之亦易。儘小鳳予取予求。不出口則已。出口則無不如願以償。半年餘。積有私蓄萬餘金。存貯箱中。恐爲鴛母搜去。乃存諸銀行中。所立存摺。外面以皮革封固之。匿諸身畔。終未吐露人前。及至嫁人時。鴛母仍未悉其有私蓄也。

十二 小鳳交游之豪縱

小鳳豔名。旣風靡一時。八埠姊妹花。均不在其目中。惟與瑞珠少小交游。多

年合夥。性情深契。宛如同胞姊妹。瑞珠容貌頗豔麗。怎奈命運不佳。雖與小鳳同隸一班。又經極意爲之拉攏。而一般貴人豪客。殊不當意。而年華已過。花信自嗟身世。每向小鳳傾吐衷曲。謂韶華不再。人壽幾何。一轉瞬間。紅顏老去。頓成鳩盤荼。治游客望而生畏。不將以了角老耶。言下。珠淚潸潸。下小鳳曰。姊既老於青樓。風塵中豈乏知音。宜留心物色之。苟遇知己者。青衫落拓。紅粉飄零。訂成患難姻緣。相偕白首。未爲晚也。瑞珠曰。妹竟預知吾心。故出是言。以相試耶。小鳳曰。預知却無神術。平日目睹姊與趙生。愛情甚篤。個書生性情敦厚。托以終身。可賡偕老。瑞珠曰。趙生久有是心。奈阮囊羞澀。吾母索價又鉅。非五千金不能脫籍。奈何徒喚耳。小鳳曰。妹當玉成之。姊可囑趙生。後日來此。向吾告借可也。瑞珠甚德之。霎時。某總長暨諸貴人偕來宴飲。席上小鳳乞某總長代向諸貴人各假千金。僞言爲母築塋也。諸貴人嘉

其孝思。咸願解囊相助。一刹那鉅款立集矣。閱日。趙生來。小鳳以五千授之。曰。此款送與瑞珠作添粧者。不必償還也。趙生感甚。與瑞珠合禮答謝之。卽喚鴛母來。以金授之。擇日。備青廬迎歸金屋。有情人竟成眷屬矣。

十三 小鳳遇徐之初度

小鳳豔名旣風靡都下。兼有風流總長爲之作柱撐。於是一般政客。咸欲一見美人顏色以爲榮。其目的所在。蓋爲某總長掌握大權。苟得其歡心。位置優缺。炙手可熱。直接親近小鳳。卽間接親近某總長也。其時都下最有勢力者。莫如安福。財力之雄厚。人數之衆多。可推吾國歷來黨派之巨擘。某總長亦其黨中一分子。卽因黨事。某總長特設盛筵於小鳳粧閣。柬邀黨中大。小首領。暨城北公。一時管絃嗽嘈。杯盤狼藉。城北公視線凝集小鳳之面。笑謂某總長曰。何物老嫗。生此尤物。君竟甘以二千金爲之假梳櫛。而今愈接

愈近。其將營金屋以藏嬌。頓成禁轡。不許他人問鼎矣。某總長曰。兄何以管窺豹。僅見一斑。以蠡測海。所喻者小耶。吾輩既屬提倡新政之領袖。當此公妻之說。風行歐陸。妻尙可共。遑論青樓中一妓。而可據爲獨有耶。言竟。起執小鳳之手。拽至城北公之側。城北公目灼灼似賊。諦視小鳳。見其梨渦酒暈。杏靨春生。神魂愈爲之顛倒。某總長亦既權勢赫赫。何故經城北公之調侃。不發醋勁。反降心爲之作撮合山。蓋畏城北公之奧援也。兼之家有寵姬四人。容貌均出小鳳之上。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其某總長之謂乎。

十四 小鳳待徐之冷落

小鳳勾欄中一妓耳。怎知政界之黑幕。心目中只有一風流總長。以其位置之高。總統總理之下。卽首屈一指。位尊而金多。自然曲意逢迎。屢乞總長爲之脫籍。願奉箕帚。委身相待。總長曾經首肯。適應政海風潮。人言藉藉。未敢

冒昧從事。而小鳳意中儼然以未來總長之如夫人自居。好事未諧。忽有城北公來。居間拆散。小鳳心中不勝抑鬱。而某總長又偕城北公造其粧閣。謂之曰。今日爲卿作撮合山。幸善事城北公。毋以我爲念。小鳳曰。公雖願。儂却不願。休來調侃人。某總長曰。城北公政界之偉人也。我與之較。自愧勿如。并以城北公之歷史詳告之。末復謂之曰。今日爾言不願。只恐明日我復來。我言不願。爾欲掩耳疾走矣。小鳳曰。今日我言不願。明日我仍言不願。有生之日。可以不願二字矢諸天日。言竟。淚珠潄潄下。城北公興致勃勃而來。至此索然而返。而心中仍戀戀不忘也。

十五 小鳳醉後之嬌態

小鳳素嗜杯中物。量極豪。累舉數十觥而不醉。善猜拳。慣取巧。手眼極敏。往往間人出手後。纔以纖纖玉笋。湊合之。屢屢獲勝。他人不知也。每遇心中抑

鬱時。恆借酒澆愁。以自遣。而今城北公迭次相擾。小鳳心中。既不願以爲陸軍次長。與國務院秘書。位俱在總長之下。怎肯舍尊而就卑。雖經某總長告以城北公乃某鉅公之信人。安福部之黨首。位雖不尊。勢力宏大。目今政局。彼能操縱自如。皇都諸貴人。盡與彼通聲氣。竭誠趨奉之。吾與爾愛情固摯。本不願任人割靴。奈城北公之性情跋扈過甚。人苟拂其意。必切切於心。匿怨而友其人。然後施其中傷之計。吾之祿位雖崇。聲勢不若彼之顯赫。遇事恆退讓之。爾亦不必固執成見。一味拒絕之。逢彼之惡。老羞成怒。頓興問罪之師。試思勾欄中之弱質。豈能與政界偉人爭衡。我與彼既有交誼。自不能以十萬金鈴。爲爾效護持之力。小鳳聞言。唯唯否否。不置答。卽取桌上白蘭地。與某總長對飲。以消愁悶。那知借酒澆愁。愁更愁。愁未解而瓶已罄。小鳳已玉山頹矣。某總長趑足欲歸。小鳳強拽之。不聽行。醉後美人。越顯紅白。某

總長又爲之神魂顛倒。狐媚惑人。洵不誣也。

十六 小鳳意中之忖度

不忘故舊。人之恆情。小鳳初入京華。僅一尋常妓女耳。自得某總長賞識。芳譽遍播。八埠中咸稱之曰女貴人。營業蒸蒸日上。受恩深處。小鳳豈全無心肝者。所以感激之懷。有加靡已。而今護花無力。忽來風雨之聲。欲迎不得。欲拒不能。心頭忐忑。宛如轆轤之旋轉不已。夜靜更深之際。兀自一箇兒支枕忖度。生小聰明。自信得天獨厚。何故造物不予以全量。椿萱並萎。幼年孤苦伶仃。一朵青蓮。竟溷墮於污泥之中。紅顏薄命。良有以也。由是倚門賣笑。專以色相惑人。本非儂之始願。自來京華。倏經三載。差幸一般貴客。特加青睞。遭際可稱盛矣。八埠諸姊妹。咸生欣慕之心。鴛母亦特別優待。不復如前之痛苦矣。無如月不常圓。花無勿謝。年華易逝。待至秋風送爽。紈扇捐棄。箆

中恐將無人過問。從良之願早切於心。物色得人。若某總長者。可云極矣。那知好事多磨。良緣易散。特來城北公之相擾。察其身世。固亦大名鼎鼎之偉人。較之某總長不相上下。無如儂與某總長心焉甘之。若城北公則殊不愜意。左右做人難。殊難排遣。思忖一回。纔昏昏然入黑甜鄉裏。

十七 小鳳設辭之唐突

小鳳自被城北公迭造粧閣。欲與之訂嚙臂盟。却之不恭。允之又不忍棄置。某總長思維再四。忽得一策。亟白諸假母曰。城北公與某總長孰優。假母曰。某總長性和順。不吝揮霍。城北公性強悍。不易招待。祿位亦不如某總長。小鳳曰。媽亦云然。與我兩心相印。如出一轍。惟城北公實偏處此。非暫避其鋒。返南一二月。待其心冷後。再來入埠營業。諒可絕彼之念。假母曰。汝言頗有理。數年未曾返里。本切思鄉之念。遂即議定翌日出京返蘇。城北公聞之。懊

喪欲絕。立謁某總長。責其故意弄人。如今彼美定匿爾家。詭言返南。以調侃人。某總長聞言。愕然曰。請君少安。毋躁。待吾去。追回小鳳來。再與君辯誣。城北公唯唯而別。某總長遂即赴津。幸小鳳尙在某旅社。候輪未行。某總長頓足語之曰。爾如何不告而行。可知城北公向予詰責耶。小鳳曰。不必如此慌慌張張。可歸語城北公。儂返里爲母營葬。歸期不出兩月。屆時請城北公整備金屋可也。某總長曰。毋再謊言。唐突人。小鳳曰。君毋恐。儂豈常以詭言欺人者。某總長纔欣然返京。

十八 小鳳受寵之恐懼

光陰容易。小鳳返南後。倏經二月。諸事料理已畢。重又束裝抵京華。仍張豔幟於陝西巷。一般稔客。咸趨粧閣探訊。某總長得悉。亦急足至。謂小鳳曰。爾眞信人。約期不爽。吾今可告無罪於城北公矣。小鳳曰。吾輩青樓中人。來去

如梁上燕。行止本無一定。有何罪不罪之足云。寄語城北公。毋視儂爲奇貨。某總長曰。爾何前後言語之自相矛盾耶。津門臨別時。曾云再來京華。許其營金屋以藏嬌。而今彼已得訊。授我十萬金。言下卽向懷中取出某銀行之銀票一紙。小鳳諦視之。適符其數。心中默忖曰。前言戲之耳。那知弄假成真。事難翻悔。徒喚奈何。遂謂某總長曰。容與阿母商酌。明日再復君命可也。某總長纔欣然道別而歸。

十九 小鳳畏徐之聲勢

城北公跋扈成性。不獨政界中人畏之。卽八埠名花亦皆見而恐懼。因其素無常性。不知惜花爲何事。輿之所至。則纏頭買笑。一擲千金。迨至好事已成。則又得隴望蜀。棄而之他。甚至偶觸其怒。務必施其摧殘手段。小鳳早經探悉其性情。故不願使之遽達目的。一日。時過夜半。城北公帶醉造小鳳粧閣。

醺醺入室。卽至小鳳臥榻長睡。小鳳逆料此來。懷有留髻之意。允則恐其事後輒忘。拒之慮其老羞成怒。思維再四。竟無解決之方。佯作不知。伺其旁。爲之淪香茗。殷勤進奉。閱一時。城北公裝作夢醒狀。擁小鳳於懷。低語之曰。旣承某總長之撮合。蒙卿見愛。今其許我真箇魂消乎。小鳳曰。公之赫赫聲勢。固足使蛾眉低首。屈服相從。儂何人斯。敢不惟命是聽耶。

二十 小鳳嫁徐之奢侈

小鳳自與城北公定情後。城北公卽要以嫁娶。小鳳曰。隨君歸去。作將軍之如夫人。較之在青樓中。朝秦暮楚。送舊迎新。不啻有霄壤之別。惟儂有條件。公願聞乎。城北公曰。姑試言之。獅吼之聲。予不樂聞。萬勿苛刻爲幸。小鳳曰。儂嫁君之後。一年內。不可得隴望蜀。二須另覓金屋。不願與諸姨太同居。三君旣愛儂。當敵體相待。不可盛氣凌人。公如能遵守此約者。當設誓言以矢。

信守。城北公曰。悉遵卿言可也。乃卽對天設誓。謂日後有背此盟者。必死於炮火之中。小鳳曰。太言重矣。只願嫁君後。我我卿卿。常相廝守。勿若秋扇之捐。使儂空嗟寂寞。傲倖多矣。乃卽以十萬金作量珠之聘。備青廬。覓金屋。迎歸桃葉。小鳳儼然城北公之寵姬矣。

二十一 小鳳專房之獨擅

城北公本有愛妾二人。一爲良家女蕙芬。一爲大名鼎鼎之八埠名花香妃。皆居宅內。蕙芬之寵早衰。香妃才貌實出小鳳之上。自歸城北公後。愛之過於拱璧。旋因香妃忽染沈疴。遍請中國名醫診治。均難奏效。聞津埠某西醫著手成春。有扁鵲盧醫之名。乃往就之。云疾在胃上。非割治不可。香妃聞而生畏。不願醫治。城北公強之。香妃無奈。遂居津埠醫院中。經西醫一月之手續。刀圭有效。病漸痊可。惟須戒絕房事一載。方不復發。由是香妃賃屋於津

門作靜養計。城北公愛寵頓違。心無聊賴。遂向八埭中尋歡。得遇小鳳。迎歸金屋。香妃既有疾。薰芬久失愛。自然寵擅專房。亦小鳳之傲倖。適逢其會耳。

二十二 小鳳被嫉之堪憐

小鳳既嫁城北公。首先悉其事者爲薰芬。惟既係失寵之姬。自無當夕之想。而嫉妬之性。婦人所固有。亦既知之。怎堪輕輕放過。乃密遣女婢至津門。白其情於香妃。香妃所染外症。一經割治。身體業已復原。得聞是訊。立地挈裝返京。親投藏嬌所。與城北公大啓交涉。小鳳避匿隣居。未露廬山面目。無如香妃聲勢汹汹。盤踞室中不肯行。城北公素暱其才貌。而今病西施。嬌滴滴。越顯紅白。因憐生愛。拜倒石榴裙下。竟無解決之策。旋由小鳳邀得某總長來。一場趣劇。始得告一結束。

二十三 小鳳固寵之手段

小鳳自遭嫉後。心中常懷疑懼。每恐香妃之奪其愛。於是施其種種手段。籠絡城北公。以固其寵。一日。城北公偶染小恙。臥其室中。小鳳衣不解帶。日夜侍其側。捧湯進藥。事事親操。不假婢僕之手。城北公謂之曰。卿奚必如此。憂勞過甚耶。小鳳曰。儂與君同生死。君病猶如儂病。怎不令人憂心如焚。城北公不禁爲之感激涕零。

二十四 小鳳進讒之陰謀

城北公自解職令下。居恆鬱鬱。咄咄書空。小鳳謂之曰。英雄造時勢。丈夫貴自立。某鉅公擁重兵。固一世之雄也。豈甘久居人下。公旣得其寵。遇解公之職。卽所以削彼之臉。蓋往說之。使其興兵啓釁。公得運籌帷幄。策馬疆場。恃有某國之奧援。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取威定霸。此其時矣。徒作兒女子態。居家中長吁短嘆。甚屬無謂。城北公曰。微子言。予幾自誤矣。乃往

說某鉅公直皖之戰爭遂起。

二十五 小鳳借債之愆惡

城北公所統之邊防軍。餉額本優。今改爲定國軍。任征伐。直派之責。開拔費。購軍火。在在需款。而財部金庫空虛。點金乏術。既無以應。城北公焦灼萬分。歸謀小鳳。小鳳曰。中國地大物博。礦產鐵路。均可向某國作抵押品。公何憤憤耶。城北公曰。某國本與吾通聲氣。一言管可奏效。無如全國人民反對。前車可鑒。故予未敢冒昧從事也。小鳳嗤之以鼻曰。爾如此畏首畏尾。怎能成得大事。一言喪邦。城北公竟信婦人言。向某國進行借款也。

二十六 小鳳私財之由來

小鳳既得擅寵。有所求。城北公無不惟命是聽。於是一般安福分子。咸奔走於小鳳之門。送禮夤緣。冀得美人抬手提挈。向城北公一言推解。無不立予

位置。有某君者。安福部中之閒人。見諸黨員之擁高官。食厚祿。心中躍躍欲試。旋悉小鳳炙手可熱。乃獻金二千爲之壽。懇爲推解。小鳳允之。不數日。過得一國務院之位置。小鳳之力也。小鳳私財頗裕。均從此中得來者也。

(二十七) 小鳳挑戰之巧言

直皖戰爭既開。定國軍逃亡死傷者不可勝數。城北公頗深憂之。小鳳曰。公何不挾天子以令諸侯。使政府速下討伐令。可以徵調各省兵馬。會討之。直軍指日可平也。城北公乃白諸某鉅公。迭向政府請下討伐令。無如兵心不固。人民反對。政府不允下令討伐。城北公無可奈何。遂親往前敵督師。幾爲炮彈所隕命。狼狽遁歸。

二十八 小鳳半夜之惡夢

城北公既赴前敵督師。小鳳心懷惴惴。槍林彈雨之中。本非安樂窩。怎得不

使小鳳憂心忡忡。夜來每一閉目。卽有無數惡魔來相擾。一夕忽夢至一處。見一高官坐室之中央。旁立一胥吏。手執案牘。翻閱再四。報告曰。彼儉積惡過多。本當立施懲戒。奈其累世積德甚厚。今固盡削其祿。以延蟻命。堂下環而觀者甚衆。咸竊竊私議曰。不料小扇子如此爲惡不悛。祖上既有積德。不當生此不肖子。造物弄人。亦云極矣。小鳳聞小扇子三字。知爲城北公。陡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心頭猶志忑不已也。

二十九 小鳳出都之狼狽

城北公率數十萬之師。與直軍戰未數合。全軍潰散。有投降於直軍者。有遁歸鄉里者。一蹶不振。城北公遁入京師。匿居東交民巷某國使館中。政府下令拏辦十大罪魁。城北公居首。雖則罪不及妻孥。而小鳳如坐針氈般。魂夢難安。乃潛行化裝。洗鉛華。易布服。收拾細軟珠寶。貯之一皮箱中。忽忽出京。

南返。昔日聲勢赫赫之將軍如夫人。而今安在哉。

三十 小鳳到申之談話

小鳳改裝易服。由水道搭輪抵申。至其姊妹行家暫住。有人問之曰。爾自誇慧眼。能識英雄。既與某總長訂有嚙臂盟。何不委身相從。嫁此赳赳武夫。而今身敗名裂。萬人唾罵。殊屬不解。小鳳聞言。淚珠潏潏下。答之曰。冤矣哉。誰願嫁此武夫。都是某總長撮合之力。而今已矣。言之益增我痛心也。



小
鳳
秘
史



民國九年九月十日出版

徐樹錚小鳳合刊(全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版權所有

編輯者 長安觀奕散人

印刷者 廣文書局

發行者 廣文書局

代售處 新華書局

分銷處 廣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五馬路清
河坊三弄
世界圖書局

空白页